

High Plains Tango

Robert James Waller



《廊桥遗梦》终结篇

陈美 译

[美] 罗伯特·詹姆斯·华勒

高原上的 探戈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High Plains Tango

Robert James Waller

陈美 译

[美] 罗伯特·詹姆斯·沃勒 著

高原上的 探戈



著作权合同登记:图字 01-2012-5048 号

Robert James Waller

HIGH PLAINS TANGO

Copyright © 2005 by Robert James Waller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haye Areheart Books,
an imprint of The Crown Publishing Group, a division of Random
House, Inc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

2013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高原上的探戈/(美)沃勒著;陈羨译. —北京:
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3
ISBN 978-7-02-009650-3

I. ①高… II. ①沃… ②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美
国-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312652 号

特约策划:邱小群
责任编辑:马爱农
封面设计:董红红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印 制 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字 数 212 千字
开 本 890×1240 毫米 1/32
印 张 11
印 数 1—10000
版 次 2013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978-7-02-009650-3
定 价 32.00 元

“在某种程度上，与卡莱尔·麦克米伦的经历相比，乔治·阿姆斯特朗·卡斯特在河畔的漫步很愉快，那以后，再没有人在耶基斯县贫瘠的红土中划下白色的标记。从没有过这样的地方，至少，这里还从没有过……很可能别的地方也没有。你讲得出名字，我们就有：战争，魔法，印第安人……看在上帝的分上，还有所谓的女巫呢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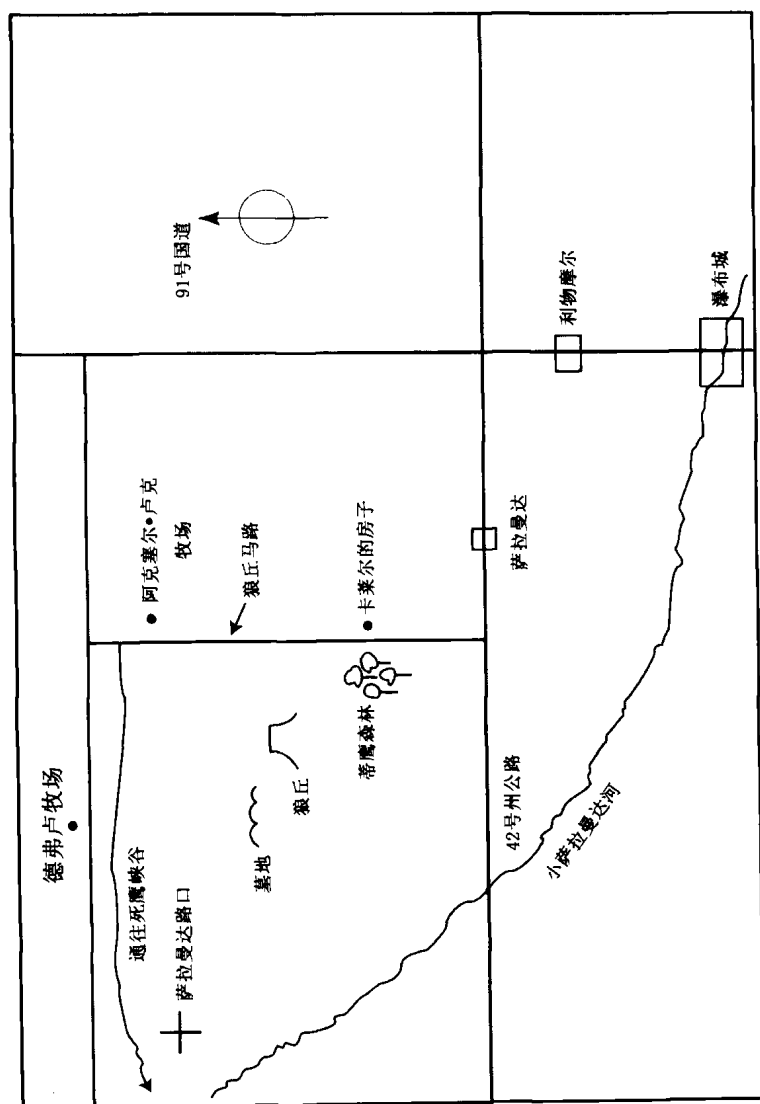
“介意我在本地的各种媒体上引述您说的话吗？”我问道。

“只要一直给我买野火鸡酒，你可以随便引述我的话。你还可以去找卡莱尔·麦克米伦，直接问这个经历了所有一切的男人。”

——在斯里比醉翁客栈后排雅座里的对话

天啊，我们都只是一群苦行僧而已，唱啊跳啊，直到音乐终止。但你得明白探戈舞曲会永远演奏下去。苏珊娜·班廷明白这一点。不清楚其他人是否也明白。她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是个女巫，至少我不这么认为，不过，我得说，她的探戈跳得很不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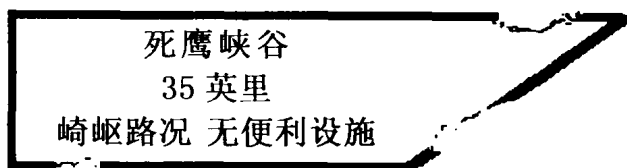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盖博·欧卢克，手风琴手



第一章

确切地说,那个夜晚还不算很黑,暴风雨也不很猛烈,然而不管怎么说,那都是在遥远陌生的时间,遥远陌生的空间里:孤丘疏疏落落的,起伏不平的表面上萦绕着低湿的云层,笔直的公路通向远方,似乎永远没有尽头。在人类安居乐业的土地上,再也没有人会去寻找真正的荒郊野地了。而这里,便是荒郊野地。

神秘的路标,指向西方。



鹰为什么会死呢?有人记得么?有人记得,可是没人说起。

红土大道与公路垂直相连,一头没入矮草丛中,又在半英里外微微高起,然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

路上每隔大约三十英里,就竖着一块路标,指向一条道路,仿

佛示意行人穿过无形的墙壁，经历一番遭遇。如果你驾驶的汽车马力十足，或许可以仅仅因为一时兴起，寻求刺激，而在其中某个路标前打个拐弯。我们大家都会有那么一瞬间的冲动，想要干出这样的事来。

卡莱尔·麦克米伦就是那么干的。他并不急于赶路，只是漫无目的地前行，一时间随心所欲地在路上漂泊。他这辆褐色的雪佛兰皮卡驶离了西行的路面，开上本地人所说的“狼丘公路”，向南经过死鹰峡谷的路牌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停住卡车，走下车来，这里距离最近的小镇有数英里。

凉爽的八月底。薄雾天。卡莱尔·麦克米伦在那里站了一会儿，靴子就被草浸湿了，脸上和手上布满了雾水。

微风袭来，又飘走，继而又来。寂静无声。风过之处，香蒲欠下身子，黄苜蓿泛起涟漪。这情景就像一场无声电影——寂静——愈来愈浓的寂静；又更像是暗夜降临下的一口石头棺材，哀悼者已然离去，泥土一铲铲地覆盖在你身上。

夏安人相信这是一块神圣的土地。甜美医者^①就是这么说的。栖息在卡莱尔·麦克米伦南面，相距三十根篱笆桩的老鹰也相信这一点。任何一位恰好来过此地的人也都相信这一点。明智的消费者应该带上食物和水，或许还得带只睡袋，以防引擎熄火、轮胎爆裂而又没有备用胎之类的不时之需。有一点是清清楚楚的，这儿可没什么会在乎你。没有什么会在乎你是死是活，没

① 甜美医者(Sweet Medicine)，夏安人传说中的古代先知。

有什么会在乎你是否付了账,没有什么会在乎你是否在温暖的太平洋海滩上先跳舞,后做爱。这儿除了寂静和微风,什么也没有;你经过此地之后,寂静和微风仍会长存在此。

先人们埋葬于此,形成一个个土堆,看起来像是大草原上翻滚着海洋。这些先人是在极北方的大陆依然连接在一起的时候,从亚洲通过古老的大陆桥来到此地的。一个世纪前,这里又埋葬了其他人。在那场伟大的西扩运动中,在那一场场“天命昭昭”的战争中,他们被埋葬在倒下的地方。如果你在沙砾堆里仔细翻寻、凑近观瞧,仍然能找到骑兵战袍上掉下来的金属纽扣。还有别的东西:破旧的刀柄,烟斗的管子以及被长矛和子弹射得粉碎的人类肩胛骨。如果你挖掘下去,你就会发现更多的东西,多得多的东西。

卡莱尔·麦克米伦的左后车轮后方六英寸处的泥土中,半掩着一枚束腰外衣纽扣。千百阵春风拂过这枚纽扣,雨水将它冲进一条小溪。小溪又把它带到了沙洲上。一只鸟叼起它飞向巢穴,却又把它丢掉了,因为它不但坚硬,而且毫无味道。这枚特别的纽扣曾经系在第七骑兵部队的骑兵吉米·C. 诺尔斯的外套上,诺尔斯追随的人被他们称作“晨星之子”。骑兵诺尔斯十分崇敬那位黄头发的将军,渴望成为他剪贴版的复制品。他愿意与晨星之子共赴死地,最终他真的做到了。

如果你能避开风的干扰,聆听寂静之外的东西,你就能听到古老的声音在回荡。遥远的军号声,骑兵皮革的摩擦声,也许还有时间本身低沉的敲打声。朦胧中可以看见很久以前的老骑手

们，骑在阿帕卢萨马上，冲破死鹰峡谷的阴影，铁骑踏过绿波荡漾的大草原，接着在秋色中调转马头，马的鼻孔和口中都冒出了水汽。

有时风向合适，你甚至能闻到更远的气息。他们都是那么说的，如今仍然那么说。你得全身后仰，张大鼻孔。仔细地闻，然后就可以闻到了。首先是广阔的乡野平凡的气息，然后是古老的骗术朦胧的气味。

卡莱尔·麦克米伦站在细雨中，前方的视野范围内一无所有，离他不远处的一座较小的孤丘上，一位人类学家曾经从那里坠落而死。先是一道划过空气的声音，接着他的背心发出砰的一声，于是他就从站立的地方踉踉跄跄地向前跌倒，向下飞去。开头的八十英尺左右，他下落的姿态和速度都相当稳定，差不多算是优美，然后他便撞上了一块凸出地面的岩石。此后的六百英尺，他就像破烂娃娃^①一般跌跌撞撞滚了下去。唯一听得见的就是他的尖叫声，而他唯一能看到的便是掠过他身前的峭壁表面模糊的白砂岩。峭壁下，他狠狠地撞在了岩石和沙砾堆里，脖子向后扭去，下巴都能碰到右肩胛骨的底部了。他在平原上的同事们没有看到事情的经过，也没有听到他的叫声。

有一双黑眼睛目睹了当时的情景——他目睹了那人坠落在冰凉的阳光里，坠落在春天照耀这片土地的微薄黄色的阳光

① 破烂娃娃(Raggedy-Ann)，破烂娃娃是美国画家和作家约翰·格鲁埃尔儿童读物中的一个虚构角色。

中——但他什么也不会说的。一点都不会，永远也不会。这里的事情本就如此。早在骑士们前往小大角的途中经过这里以前，这一点就已是众所周知了。这在很久以前就已是众所周知了。

卡莱尔·麦克米伦靠在栅栏柱上，面向西方，凝望远处。天高地阔，孤零零的只有一座孤丘。他右面半英里处的孤丘高达三千二百三十七英尺，名叫狼丘。一个女人在狼丘顶上跳舞，不过卡莱尔无法看见她。

她赤裸的双脚踩在浅草上，跃动着身子。她只能依稀分辨出遥远的山脚下有个身影站在一辆皮卡货车旁。她身后二十英尺处，有个印第安人在吹笛子，他背靠着一株死去多时的矮松扭曲的树干。

低沉的云朵飘到孤丘上，冰冷湿润地触碰到女人背部优美的拱形，触碰到她腿部的曲线。触碰到她的面颊，触碰到她左手中指上的猫眼石戒指，触碰到她右手腕上的银手镯，触碰到她脖子上挂着的银鹰项链。印第安人也不再能看清她的样子，只能转瞬即逝地透过云朵，看到她的腿，她的乳房，还有她转身时飘舞的红褐色长发。但他仍然在伴奏，因为他知道云朵总会散去，而她会来到他身边。

遥远的山脚下，卡莱尔·麦克米伦把车子换到倒挡，退回到马路上，车轮碾碎了泥土中的束腰外衣纽扣，就是系在第七骑兵部队骑兵吉米·C. 诺尔斯蓝色外套上的那枚纽扣。云朵飘离孤丘，女人又能看见脚下平原上的一切，那个身影不见了，只能依稀看到一辆皮卡货车的影子向南而去。

笛声渐渐退去，归于寂静。她透过薄雾，向空中高抬双臂，然后放下来，走向印第安人。印第安人上了年纪，但身体还像围栏铁丝那样硬朗，她在他身旁坐了下来。微风轻柔、凉爽、湿润。印第安人离她很近，能够闻到她早上洗澡时所用的檀香木的气息。一会儿雨散去了，她看见印第安人身后的一只老鹰飞向峭壁，就是从这座峭壁上，她父亲跌落下去，眼见着地面向自己袭来。

第 二 章

阿克塞尔·卢克并不愚蠢，他只是举止显得愚蠢而已。他骨子里明白那位科学家是对的，但他从来就不喜欢科学家。不喜欢他们，是因为他们明显就是一伙靠阿克塞尔·卢克的税收养活，却不干活儿的激进分子。不喜欢他们，是因为他们让你坚持逻辑，追寻证据，不允许你通过饭桌上的交谈侥幸得手，而在饭桌上，利己主义的谬误会像番茄酱一样传来传去。传到最后，大家赞许地低声点头，达成一致，最终就诞生了一条旷日持久、广为接受的谬论。任何一名想背离这一共同观点的人，都得冒着遭人非难的危险，更不用说还会从丹尼餐馆的后桌上被轰走。

那位生态学家曾经说过，他们呆在这儿的日子行将结束，除非他们能够彻底改变原先的方式。他对他们说，他们正在排干大奥加拉拉蓄水层的水，而且还在大草原上过度放牧。还说他们正在让原本就很贫瘠的土壤随风飘逝。

他们第一次听到此番言论，是在利物摩尔体育馆他所做的讲座上，当时他差点儿就从台上被轰下来。演说之后，当大家出门

上车的时候,还有人说至少得浇他一桶热柏油,叫他夹着屁股滚回到东部的老家去。后来他在萨拉曼达的克莱德射手军团二二七卹区再次现身时,情况并没有好转。不过,这次要想把他赶下台比较困难,因为听众不多,他们能看见他的眼神,他也能看见听众的眼神。他身材很瘦,态度真诚,讲起话来很温柔。他有图表,有数字,面对他们的质疑,以铁证作答。对于他们为了坚持谬误所提出的批驳,他似乎早已了然于胸,而且丝毫也不同意。他们坚持从他的论述中寻找漏洞,却一无所获。这就使得他们更加厌恶他。

对于大多数人,不管他们有多么聪明,阿克塞尔·卢克都保持着一套自己的方式,将那些令人不快、违背意愿的证据丢在一边。因此,尽管阿克塞尔明白那位科学家是对的,而且从内心深处就明白这一点,但他不会向任何人,乃至于他自己承认。在丹尼餐馆喝完早茶,大伙儿一边戴上歪歪的帽子,谈论生活中的八卦,一边把手伸进衬衣口袋里,摸索农作物补贴支票。

在回家路上距离萨拉曼达以西六英里的地方,阿克塞尔驶离了42号公路,向北沿着那条红土大道,开往他和依琳娜耕作放牧了三十四年的地方。红土在夏末的雨后变成了黏乎乎的土壤。他遇上了一辆挂着加利福尼亚车牌的褐色皮卡,便逐渐放慢速度,几乎停了下来。

“那人究竟是谁?”他不禁大声问道。明天他会去丹尼餐馆或者谷物仓库,打听一下有谁知道。车轮后面站着的好像是个印第安人,也许又是某个煽动者,整天要求把外头的土地归还给他们,他们还起草诉讼文件,声称那是他们的土地,早在一百多年前被

偷走了。简直就是一堆牛屎。对于科学家阿克塞尔或许只是不喜欢,而对于印第安人,他则是完完全全的痛恨,尤其是那些坚持认为他耕作的土地是偷来的人。

到家后,他对依琳娜说,也许现在可以考虑退休搬到佛罗里达州去定居了。他并没有跟她提起从萨拉曼达回来的路上遇见的那辆皮卡货车。他不想让她担心。

回头想想,如果卡莱尔·麦克米伦早知道摆在他面前的会是什么,那第一天晚上他或许根本就不会在萨拉曼达停车。或许他会一直穿过整个地区,从耶基斯县的另一端离开。

“事实证明,这一切对于一名啥也不想做、一心寻求平和与安静的男人而言,太他妈让人伤心了。”有一次他是这么说的。

很容易理解他说这番话的原因。当时的情景,他回忆起来仍然十分清晰,历历在目:鸟儿随着掠食者的叫声在空中飞散,战士们冲向四月的树林。猎枪的隆隆声里交织着一支远程步枪的击打声。警笛声,男人们的喊声,飞扬的尘土,很快就弥漫在清晨的天空,熊熊烈火在狼丘山顶燃起。各式各样缓缓滑落的碎块看起来就好像正义与坦率。

谈到这部分的时候,卡莱尔的下巴都绷紧了,然后,他会换作似笑非笑的表情。“不过呢,我得到了补偿。权衡利弊,如果再来一次的话,我还是会那么做的。”

他当然会那么做的。你能找到多少像苏珊娜·班廷这样的女子?或者说,像嘉莉·德弗卢那样的女子?可以说几乎没有。

苏珊娜和嘉莉以及那场所谓的“耶基斯县战争”把一个小伙子逐渐锤炼成了顶天立地的男子汉。卡莱尔承认这一点。

八月的那天傍晚，他从北方进入了耶基斯县，停下车环顾着四周的荒郊野地。翻滚的矮草，右侧就是狼丘。薄雾，微风，静谧。他沿着红土大道继续行驶，一路南去，几英里后开上了沥青铺成的42号公路。他倚着方向盘，看着地图，寻思应做的选择。过一个小时左右天就要一片漆黑了。东面大约六英里有座小镇。而另一个方向呢，不管大小如何，能去的地方只有西南方向三百英里以外，怀俄明州的卡斯珀，从这儿到卡斯珀之间，几乎一无所有。朝东走吧。

开了十五分钟之后，卡莱尔透过雨刷器拍打的间隙，看见前方有一座四个圆柱形高塔组成的升降谷仓。一块标牌立在小镇的边缘：“欢迎来到萨拉曼达。人口：942，海拔：2 263 英尺”。

标牌破破烂烂的，需要重新粉刷。“欢迎”中间的字母“(O)”上聚集着三个弹孔。这样的问候颇令人生疑。

还有更多标牌：教堂的时间表，雄狮俱乐部每周二中午集会的通知。他慢悠悠地行驶在公路上，这条公路同时也是小镇的主大街，小镇商业区两边各伸展出一两个街区，而从商业区到小镇的尽头还有五个街区。经过了杜安皮卡车库和割草机修理店，经过了蓝色广场露天电影院（“劳动节关闭”），又经过了长耳兔巷（“关闭”，窗户上封着夹合板）。他把变速箱降到二档，卡车引擎发出一阵哀号，雨水渐止，雨刷器开始在车窗上拖动起来，黄昏的阳光穿过遥远西方的层层阴云，射出光芒。

一天的工作即将结束，主大街沿路的商店准备打烊。这些正在上锁的建筑，大部分是白色框架结构，有些建筑原先修建得十分精良优美，但如今则需要重新刮擦粉刷，有座建筑的屋顶部分坍塌了，那里曾经是萨拉曼达大酒店。这许多木头建筑中，混杂着好几幢精美的砖砌建筑，都是维多利亚晚期的风格，比如梅里克药店的旧址。通过建筑之间的空隙，卡莱尔可以看见小路上的房屋以及房屋后面的空旷地带。没有多少树木，只有一些小树而已，大多数地方的水分已经枯竭，土壤层太过稀薄，无法支撑粗长的树根。那些长成规模的树木，不论大小，早已在多年前就被砍伐用作建材和柴火了。

卡莱尔·麦克米伦把车停靠在一座名叫勒罗伊的酒馆前，车胎紧挨着路肩，路肩上缺失了好几块混凝土。他走下车，弯弯膝盖，摆摆手臂。漫长的一天啊，口干舌燥的一天啊，自天明至今，已经开了三百九十七英里了。

他走进勒罗伊酒馆，一屁股坐在头一张吧椅上。此时正值太阳落山，他感到这里沾满污垢。老板勒罗伊正在这间木屋酒吧的另一头，跟一名头戴高顶牛仔帽的高个儿牛仔交谈。“酒色之徒”很久以前就是这名牛仔的别名了，但现在看来，“暴躁之徒”的名字或许更为合适。他抽着一支小雪茄，看起来仿佛是在世界末日后的第四天。两名男子戴着帽子，帽顶上印着化肥的标志，他们趴在一张台球桌上，摆出卡莱尔平生见过的最蹩脚的姿势。台球桌歪倒一边，破破烂烂，桌垫内衬上尽是深深的香烟烙印。

不过，这还不是此处最丑陋不堪的东西。这项殊荣当属与卡

莱尔相隔两张吧椅的那个老笨蛋：他的左臂弯曲着摆在吧台上，一张老脸靠着手臂，脸上长满了一星期积攒下来的灰胡茬子。然后是脑袋，或者说那个长得像脑袋的东西。他那双阴影交织的红眼睛瞪着卡莱尔：“你是谁？”卡莱尔没有理睬他，这反倒激起了他的好奇心，他又大声问了同样的问题，为此险些从吧椅上跌落下来。

勒罗伊从吧台后面走了过来，嘴里叼着香烟，双手擦着围裙，这条肮脏的白围裙系在腰间，直拖到膝盖以下两英寸的地方。褶边撕开了一条大口子，以至于一部分围裙拖得更长了一些。勒罗伊从老家伙身边走过，拍了拍吧台说道：“闭嘴，弗兰克！”

“干你娘的勒——罗伊！”弗兰克朝着勒罗伊离开的方向刚骂了一句脏话，脑袋就啪的一声撞在吧台上，然后才安静了下来。

勒罗伊点了点头，既不友好，也不敌对，既不中庸，也不极端。平平淡淡的，就好像对人情世故都毫不关心。

“给我来杯米勒啤酒。”卡莱尔说。

勒罗伊滑开吧台下方的金属小冰箱的门，检视一番里头的存货，扭过头来说：“米勒啤酒卖完了，我这儿有百威和格兰贝尔。”

“百威好了。”勒罗伊酒馆的气味跟卡莱尔曾经去过的所有啤酒酒吧一样，甚至更加难闻。酸味刺鼻，这是一个男人们醉生梦死的好场所，萨拉曼达所有又老又蠢的大象们的葬身之地。

勒罗伊打开酒瓶放在吧台上，旁边还摆了一只小酒杯，酒杯的底部窄小，杯身呈花瓶的曲线，杯口大开：“七十五分钱。”

卡莱尔摆出一元钱，勒罗伊敲打收银机，顺着吧台递还给他二十五分，然后走回去跟那名牛仔继续攀谈起来。